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51
28 Octo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五十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28日星期一，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马拉卡先生(副主席)

(莱索托)

一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5〕：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0/22和Add. 1—4)；
- (b)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A/40/36)；
- (c) 秘书长的报告(A/40/78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会议下午3时25分开始。

议程项目 3 5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0/22 和 Add.1-4)
- (b) 起草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0/36)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0/780)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40/805)

主席：我提请大会注意 A/40/805 号文件中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注意到那一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在开始辩论发言以前，我建议这一项目发言报名到明天、星期二下午 5 时截止。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现在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加巴先生发言，他同时以非洲地区小组主席的身份发言。

加巴先生（尼日利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非洲地区小组主席：主席先生，感谢你请我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和 10 月份非洲地区小组主席的双重身分在关于议程项目 3 5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辩论中首先发言。

在这之前，我已有机会祝贺您担任第 40 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但我要再次指出，您所代表的国家就象非洲与欧洲两个大陆间的一座桥梁，大西洋与地中海的通道。西班牙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给它带来了一个丰富的人道主义传统、绚丽多彩的文化和宽容的种族态度。在世界各地有西班牙影响的地方，就能看到这些出色的品质。主席先生，我要赞扬您对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支持，以您崇高的身份评

击种族主义政权的压迫。

在庆祝联合国组织成立40周年的辩论中，发言者纷纷回顾了联合国的简要历史；重申了它赖以建立的崇高原则；回顾了联合国在开始时所寄予的厚望以及它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就；表现了一种失望的心情，介绍了预想取得的和实际取得的成就之间的差别——即目标与成就之间的差距，崇高的原则与令人感到伤感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国际社会没有能够完成它的基本目标和实施一致赞成的决议，这一事实在消除南非的种族歧视和剥削制度方面的势力中表现得最为严重。这一问题列入联合国议程中的时间比任何其他问题都要长，对这一问题也进行比任何其他问题都要深入的辩论，而且从来没有任何其他问题能够象这一问题那样达成如此普遍一致的协议。但是，由于大会在联合国成立的第四十个年头仍然打开着就这一项进行持续性辩论的大门，因此南非黑人的情况比1946年以前更糟了。由于种族歧视被合法化和系统化，因此黑人当时所拥有的极其可怜的基本权利也在1948年被取缔。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联合国进行干预的那些年月里，种族主义政权制订了一整套有关的法律和规定——《组织地区法案》、《控制人口流入法》、《班图教育法案》、《家园和班图斯坦体制》——这些法案和规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剥夺黑人的各项权利，残酷地剥削他们的劳动，并血腥地镇压被压迫人民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从种族隔离政权的总统最近发表的两次讲话中，人们毫不怀疑地看到，种族隔离政权决心完整无损地保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所有基本组成内容——即，否定人类的平等价值，拒绝承认作为人口中大多数的黑人所拥有的合法的政治权利并在为黑人创造单独的家园和独立的班图斯坦的幌子下，决心继续剥削和掠夺黑人。博塔先生通过一些所谓装饰门面的改革，已经给他的某些西方支持者留下了好印象，他最近通过讲话和行动明确表示，种族主义政权将使用最大的力量和压迫手段以维护白人在南非的特权。

自从在全国某些地区宣布紧急状态以来，在过去的12个月中，8百多人遭到屠

杀，他们绝大多数人死在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手里，他们中间有250人是在最近两个月内丧生的。受伤的人为数更多，在同一时期内，至少有4千多人遭到逮捕、拘留或人身自由遭到限制。当地合法的黑人领导者的绝大多数被关进监狱，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一些领导人正在以叛国罪遭到审讯。在这种不断发生暴力和流血事件的情况下，谁还能认为和平地解决南非危机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希望呢？当这场危机越演越烈的时候，为了免除这场灾难，联合国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特委会有关未来行动方针的建议已载入其年度报告之中，报告员不久将向大会提出这份报告。因此，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这些建议中的最主要的内容，正象往年一样，就是对南非进行制裁——即根据第VII章的全面的和强制性制裁——并且，与此同时，各国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私人团体乃至运动员、艺术家、演员等等，要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来孤立种族主义政权，以便以尽可能具体的方式使该政权认识到世界对其行动和政策厌恶和义愤，并使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认识到，它是无法承受为维护种族隔离所付出的代价的，同时我们还要忠告种族隔离政权，如不悬崖勒马，就将为时已晚。

特委会年复一年的提出了这样的行动方针，从它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方针以来，许多年已经过去了；大会业已通过了无数个确认这些建议的决议。回顾一下这一事实是有益的，联合国来作出有关这一行动方针的时候并不是反复无常的或者出于某种报复心理的。我们必须从联合国早期进行的斡旋和调解的努力来看待它目前提出的对南非进行制裁的号召。在此前几年，联合国建议在南非举行一次圆桌会议，要求举行一次由南非所有人民的真正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并呼吁南非政权改变它的政策。种族隔离政权拒绝或无视所有这些努力，正象我刚才所说到的，相反，它更加肆无忌惮和迅速地加强掠夺和剥削黑人的制度。

我在前面提到了联合国对于南非违反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和决议以及南非对联合国组织赖以成立的理念和概念的挑战无所作为的情况。但是，让我们仔细地研究

一下吧：我们说在对南非采取行动方面的失败并不是组织的联合国的失败，也不是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失败。如果说联合国没有更加决断地采取行动的话，那是因为有一小批国家阻止它这样作，正是这些国家理应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也正是这些国家往往最毫无顾忌地批评联合国的所谓毫无实效和双重标准。

另一方面，如果西方国家的否决票阻止了联合国本身采取决断性行动的话，那么联合国毫无疑问已经在促进席卷全世界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浪潮中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大会的决议已经确立了有关种族隔离的国际法。决议建立在特委会反对种族隔离的各项建议基础之上，推动了席卷全球的反种族隔离行动向着更大规模发展。在过去的12个月中，特委会举行了两次专题讨论会。一次是北美区域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1984年6月举行的，在加拿大和美国所有主要的非政府间组织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些有关的建议和主张，工会、市、州立法机构和议会，甚至许多商业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根据这些建议和主张采取了相对行动。反对体育领域中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已经举行了一系列正式会议和非正式执行以便实施大会1984年12月13日第39/72D号决议中的有关决议。这些会议在特设委员会主席欧内斯特·贝斯利·梅科克先生的领导下已经作出了一项起草公约和特设委员会的财政工作方面的协议，并将通过把公约草案提交给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我赞赏特设委员会所作出的工作，并要利用这个机会强烈呼吁所有会员国迅速签署、批准、通过和承认这一公约，因为这个公约将有助于使南非种族主义彻底孤立。

特委会还采取了行动以发动全世界艺术和文化领域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特委会资助的一个当代画家画展已在一年以前在巴黎举行，并于在所有主要欧洲国家展出，在南非解放以后，这个画展将成为种族隔离博物馆的一个中心。众所周知，今年流行歌曲家史蒂夫·旺德应特委会的邀请来到这个大会演唱歌曲，以表示对参加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人们的声援。史蒂夫·旺德的行动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结果南非政权禁止在该国演奏他的音乐。

特别委员会向前线国家和其他地区派出了一些访问代表团，以寻求委员会的目标。它还安排和重用领导人和政治家的会见与磋商，以讨论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上星期，特别委员会非常荣幸地得到以下人士的参加：瓦努阿图总理、沃尔特·利尼神父、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先生、以及新西兰总理大卫·朗伊先生，他们都在特别委员会上发了言。

我们现在正进入关键时期，特别委员会应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但是，在提及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之前，这一建议将由委员会年度报告起草人详细解释，我想回顾过去一年里在南非和该地区存在的局势。

仅仅15个月前，种族隔离政权似乎深信，它就要打破25年来的国际孤立状况。随后，它和莫桑比克签署了恩科马蒂协议，于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国际上以南部非洲地区和平创造者的面目出现，种族主义政权的总理P. W. 博塔竟能够旅行西欧各国首都，这在恩科马蒂协议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种族隔离政权把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为它是维护南部非洲合法利益的地区大国，并得到西方各大国的承认。人们认为，该协定对解放运动是沉重打击，黑人内部出现的抵抗运动将逐渐削弱。

在上述局势进展的鼓舞下，南非政府最后于1984年9月强制推行所谓宪法。这一所谓的新宪法是以新的种族隔离三院议会为基础的，它的权利分享完全排斥了非洲大多数，而把权利牢牢地控制在白人手中。虽然国际社会看穿了这一骗局，然而不幸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在比勒陀利亚的鼓舞下，宣布这一行动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南非政权似乎真的相信，被压迫大多数人中的有色和亚洲人会受无用和隔离的议会圈套的欺骗。它忽略了压倒多数的所谓有色人和印度人拒绝选入这一新的议会的事实。

简而言之，一年前南非政府有着狂妄的自信。它相信，它已经给种族隔离的敌人给以了无法弥补的打击。然而，就在这种表面胜利的呼声中，种族隔离的体

制已开始崩溃。

开始这种新的三院议会，及1984年9月强制推行种族主义新宪法，引起了黑人群众的愤怒的爆炸，这种愤怒更加深刻、更加坚定和更具有组织性，它超过了1976年学生起义和1960年沙佩维尔事件时期的程度。一年之后，种族隔离政权面临着日益广泛的人民反抗，这种反抗在我们看来是南非政权无法遏制的。

这种反抗行动恰好与去年9月在沙佩维尔镇以罢工形式开始。种族隔离警察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引起了南非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黑人群众的反抗。11月出现了有组织的总罢工，南非工业心脏地区的几乎百分之九十的黑人劳动大军参加了罢工，这揭穿了一项谎言，即黑人工人不会利用他们新组织起来的力量进行政治行动。和这一罢工紧密相连的还有黑人学生的努力，他们组织罢课和示威，面对严厉威胁的挑战。过去一年来，有一百多万黑人学生抵制了种族隔离学校的课程。

今年一月，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呼吁黑人把黑人城镇变成“无法管理的”城镇。六个月之后，种族隔离政权不得不宣布在36个行政区内实行紧急状态，从而承认了上述运动的成功。紧急状态现在已经扩大到开普敦地区。今天，种族隔离政权的权利只能在那一些得到大量防雷装甲车内的武装警察和士兵保护的地区。警鞭、催泪弹、子弹、监狱以及酷刑就是种族隔离政权向南非人民所表现出的狰狞面目。

南非逮捕了几乎所有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公布了20年来最大的叛国审判案之一，甚至宣布紧急状态法，这些都没有结束反抗。今年3月，种族隔离警察再一次重演了25年前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在奥伊滕哈赫镇至少有80人被枪杀。过去一年里，总共有将近800人在反抗运动中被杀害。除极少数外，全部是黑人。大多数都是被种族隔离安全部队枪杀的。

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监禁。对政治犯进行严刑拷打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以至

于法庭最后禁止警察迫害囚犯，——这只是在忽略人们关于安全警察进行酷刑的指控达25年之后才出现的。

南非的部队实际上在对我国的黑人居住区进行永久军事占领。世界各国人民都对电视上关于南非政权残暴行为的报道而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对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反抗的勇气表示欢呼，黑人青年经常用石头和嘲笑来对付警察的警鞭、催泪弹和装甲车。现在，在南非又出现了恐怖的暗杀队。至少有五名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被残暴地暗杀。但是抵抗仍在继续进行。

正如图图主教今天上午所指出的，外国对种族隔离经济的信心已经急剧下降。一些长期和南非进行交易的国际银行感到警觉，宣布他们将不延期南非一百亿美元以上的短期债务。种族隔离政权立即表示不履行条约，在今年年底以前终止支付债务本金。南非的货币兰特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现在大约只值1980年同值美金的四分之一。

简而言之，南非被压迫黑人多数所进行的长达16个多月的坚决抵抗打碎了比勒陀利亚的狂妄自信，这种自信在一年前是非常显然的。国际行动在改变局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早已提到联合国在促进这些行动方面所发挥的关键和创造性的作用。

过去一年里，要求终断与南非的经济关系的压力一直增长，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在一些西方国家里，人们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憎恨情绪由于南非内部的局势发展而加剧。尤其在美国，民主团体的广泛联合已经形成一场意义深远的长期运动，要求人们断绝与种族隔离的关系，并使种族隔离问题成为公众讨论的持久话题，并促进了与南非进行交易的公司抽回大量的投资。

在最近几个月里，种族隔离政权的罪恶的镇压和顽固态度促使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近几个月来，澳大利亚、日本、欧洲共同体、美国、加拿大，以及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和北欧国家都宣布对南非政权采取新的或强化行动。

这一些行动在范围和深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所宣布的有些行动只是为了通过国

家立法来更多的利用已经采取的全面措施，因此只不过具有象征意义。我必须指出北欧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即他们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并将此作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所采取的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措施的一部分。

请允许我对那一些宣布脱离行动的国家 and 政府表示赞赏。请允许我表示这样的希望，即这种行动将是一场地隆的开始。但是，尽管单方面的行动是很重要的，这些步骤却是不够的。我希望在结束讲话时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不能够控制群众反抗、以及南非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迅速衰退，国际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已在这个国家的商业团体内造成了恐慌。今天，整个白人社会面临着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这个政权建立在白人社会之上的政治基础似乎已经受到严重腐蚀。

白人机构中的重要部分似乎已最终认识到了种族隔离政权对于它们、它们的孩子和投资并没有提供安全的未来。今年9月，南非的一些最有影响的经济界的领导人与被取缔的南非非洲国民大会的在卢萨卡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议。一个月之后，白人反对党的官员们也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了会议。当南非隔离政权吊销了他们的护照时，一批南非学生对非洲国民大会总部的访问被阻止。毫无疑问，他们还会阻挠有名望的教士们作这一种访问。

同时还在白人中间出现了对种族隔离制度政治上不满的重要迹象。现在数量很小、但却继续发展的白人青年拒绝在种族隔离政权的军队中服役。该政权今年报告说7千多白人青年为申请进行法律上规定的军事服役。

南非白人中间的这一种分裂现象非常重要，并且应当受到鼓励。但是我们应当非常小心，不要过高的估计他们的程度、或者影响。但是，在白人机构中至今仍未提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计划。最近有一大批商人所提出的所谓的更好的办法远未提出这种计划。在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跨国公司委员会最近召开的听证会上，南非商人组织的代表宣布他们反对在一个一元社会里实行普遍的公民选举制。他们所

建议的改革使我想起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末期在非洲其他部分由种族殖民主义者的所作所为，他们急切避免实行多数人统治。

也许值得重申的是，南非黑人的最低要求就是废除种族隔离制。要想在黑人团体中迎得真正的支持的话，就必须采取至少包括下列行动的措施：废除群区法案；全面废除移民控制制度和通行证法；结束强迫迁移；释放所有政治犯；废除种族分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每一个南非人都有国家指定为四个种族类中的一个；废除班图斯坦特别是班图斯坦教育制度、每一个人在一个统一的、民主和不实行种族隔离的社会中有一个投票权。

目前的南非政府根本无法开始考虑这些变化。人们听到了许多关于改革的谈论，但是这种所提出的有条件的模糊的和肤浅的建议只不过是对于南非黑人的一种侮辱。种族主义政权的总统是大家都毫不怀疑这一点：即他现在没有考虑、将来也不会考虑在种族隔离制度方面作出根本的改变。但是，对那一些在这个政权最近所采取的行动计划中找到鼓舞的人来说，我愿意具体的讨论这些作法的意义。

今年8月，博塔总统提出了恢复南非人作为所谓的独立的班图斯坦居民的前景。对此进行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似乎是如果他们想为他们居民得到一个高级的居民权的话，就应当向班图斯坦傀儡政府。这一种建议可以设想人们是两个虚幻的实体中的居民，比如所谓的特兰斯凯共和国以及真实的但是仍然是坚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共和国。博塔先生的最密切的官员急忙解释说他们将不会废除班图斯坦，并且那一些南非居民也不能够在南非国享受任何政治权利。

我们听说，总统理事会的一个委员会曾经建议放弃徒刑正法以及移民控制制度。很快就清楚了，这只是说允许从城市到农村的有秩序的和受到控制的迁移。所以，我们将不会有移民控制、就象在另一个名字之下的同一个制度。对于博塔政府来说，改变种族隔离制度只不过就意味着改变名字而已。

今年9月30日，博塔先生声明：用他的话来说，在一个一元的国家里给南非黑人投票权将“造成比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斗争更大，并造成更多的流血”。博塔先生宣布黑人将在一个所谓“统一”的国家中享受普遍的公民选举权。这个尚未明确的结构似乎包括了复合性——在一个地理和集团基础上得到承认的许多部分。有人告诉我们，这样就得确保不使一个集团统治另一个集团。这种模糊不清的新制度只不过是为了维护白人统治罢了。这是种族主义联邦的一个计划，它将把大多数黑人分裂成部落、种族、农村和城市的小部分和一种尚未明确的政治结构；这种结构的目的是维护白人权利、白人特权和白人控制——简而言之，替种族隔离制度改了个名字而已。

我敢说，这些措施今天在南非是绝没意义的。这只能用来表明，尽管在这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博塔先生的政府仍无意放弃种族隔离制度，并且甚至根本不考虑改革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政府去年的行动表明它对国内外要求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呼声的反应是：实行更残酷的镇压。

比勒陀利亚政权最坚定的辩护士现在都不能够说“南非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说它在改革的困难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博塔先生明确地表示，他无意变动种族隔离规定的基础，无意释放政治犯，甚至无意向他们致意，更不要说同南非多数人民的真正领导人进行谈判了。任何仍然相信它的伪装，仍然感到博塔政权能够实现民主改革和“建设性接触”等等问题的人只能够被说成是盲目自信，是不幸的聋子，是同种族隔离的南非勾结的有害人物。

种族隔离政权的罪恶企图在过去一年中，通过它在南部非洲的表现显示得更为清楚了。该政权仍然拒绝停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且企图扶植另一个傀儡政权。安哥拉和博茨瓦纳一直在抵抗南非军队的野蛮入侵。在这次大会上，南非的侵略行为已经为众所周知，而我就不再细谈了。

请允许我再谈一个问题。22个月之前，当南非同莫桑比克签署了恩科马蒂条约之后，它宣称它对所谓的“和平进程”作出了承诺。然而就在恩科马蒂条约签署之后，它却从实际上增加了对莫桑比克政府和人民的进攻，而与此同时，南非政府却大声否认它同攻击它所标榜的“和平”有任何关联。

我所能说的就是“和平”这个词在种族主义政权的词汇中必然同所有其他语言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

南非政府于9月终于承认它确实违反了恩科马蒂条约，公然企图用“技术上的违反”将这些事件一语带过。这些技术上的违反实际上包括了在莫桑比克境内为民族革命运动建立空中走廊，通过空运和潜水艇运输向它们提供粮食与武器，并派出了南非政府一名部长前往莫桑比克，同民族革命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秘密接触。

我请你们用一分钟来想一想，假如莫桑比克政府采取同样的行动，表示继续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世界各种语言中都有非常简单的词汇形容这种行动。这些词汇就是“奸诈”和“战争”。这些就是对莫桑比克犯下的战争行为，而比勒陀利亚竟然还宣称承

诺和平。不过在形容个人或政府言行不一的时候所用的词也是简单的：这个词就是“骗子”。

种族隔离政权已经向全世界承认了这些谎言。然而该政权和其他出席这个组织的一两个国家政府还是要我们相信比勒陀利亚对“改革”种族隔离的真诚意愿。

不，正如我们已经说的够多的了，种族隔离不能够得到改革，它既不能变得更为舒适，也不会变得不那么臭名昭彰。它应当而且必须被瓦解和消灭。消灭种族隔离是南非人民的任务，而他们已经开始这项任务。不过国际社会是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一进程中起非常重要作用的。

今年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正如我在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个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刻，牢记种族隔离是本组织在它的历史上面临的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这一点是有用的。联合国早在1945年就宣布它要在南非消除制度化和野蛮的种族歧视。在此后的39年间，这个国家的局势已经恶化得不可估量。

我们特别委员会认为，确实存在着联合国可以采取的有意义措施，它不仅仅有助于加速这种野蛮制度的终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以最小的暴力实现这一点。

暴力今日已经控制了南非的生活。虽然种族隔离政权已经比以往更为软弱，更为分裂，它仍然具有相当的暴力能力。而博塔先生已经表明他非常愿意使用暴力。在他大肆宣传的8月15号的讲话中，他宣称，他至今为止一直是非常耐心和非常自我克制的。但是到那时为止，已经有500名黑人遭到杀害。正如图图大主教今天早上所说的那样，当博塔先生放弃了“自我克制”，那么还有多少非洲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将遭到杀害，是无法预计的。

国际社会现在需要采取行动。各个国家已经采取了许多行动，尽管有些国家采取的只是象征性的措施，我们还是欢迎这些行动。但是单方面的行动，象征性的谴责种族隔离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了。种族隔离政权40年来无视各种警告与谴责。正如体育运动的抵制和其他行动明确显示的那样，它只对影响到它利益中心的领域

对它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

国际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现在必须建筑在明确和全面的战略基础之上，而不是零敲碎打的措施基础之上。这种行动必须是要有效用的，而不是象征性的。幸而，确实存在着一系列和平措施，它们将确确实实地取得这一成果。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了一系列关于采取此类行动的建议。这些建议的中心就是遵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计划。

种族隔离的经济格局使它在外来的压力面前特别脆弱。南非进口极大量的媒介商品和几乎全部维持它工业部门的所需要的技术。没有外来的投资，没有外来的贷款，没有外来的石油工业，更不要说外来贸易，它干脆就不能够运转。

据说制裁会迫使白人向十九世纪布尔殖民主义者战胜非洲军队那样，进入二十世纪的临时营地。但是，这些布尔人不得不从外来的厂商手中购买他们的大炮。他们的如今的后代现在正在制造自己的大炮，但是没有外来的机器，石油，财经和技术，他们完全是做不到的。

我敦促大会认识到它对南非黑人多数所赋有的义务，这些人每天都被置于这些大炮的威胁之下。让我们默默地帮助他们，使南非未来的人们能够对联合国怀有感激的心情。这个组织今天在世界各地面临着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南非问题是全体成员国具有一致意见的几个问题之一。在这个四十周年庆祝的日子里，让我们将这种认识转变为一致的行动。让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并且根据联合国这个最好的传统，果断地行动。

主席：我现在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印度的巴斯卡尔·库马尔·米特拉先生宣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米特拉先生 (印度),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 我荣幸的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作特委会的年度报告 (A/40/22), 以及四份作为该文件附件的特别报告: 第一, 关于对南非履行武器禁运的报告 (A/40/22/Add. 1); 第二, 关于最近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关系的动态的报告 (A/40/22/Add. 2); 第三, 关于加强扩大国际舆论, 鼓励采取更为广泛的公众行动以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所采取的进一步行动的报告 (A/40/22/Add. 3.); 第四, 履行1984年12月13日关于消除种族隔离采取联合的国际行动的第39/72G号大会决议的情况的报告。

第一份特别报告包含了几项为促进公众的觉醒, 采取公众行动, 以支持反对南非的解放斗争而扩大宣传的建议。特别报告的第一份和第四份附件是以特委会促进履行联合国有关种族隔离的决议, 尤其是关于消除种族隔离采取联合的国际行动的第39/72G号决议和安理会关于对南非进行武器禁运的决议所采取的努力有关的, 它们包含了特委会从一些政府所得到的情况, 任何在通过这些报告之后所得到的情况都将在这两份特别报告的附件中提交给大会。

关于最近以色列和南非这个关系动态的特别报告 (A/40/22/Add. 2) 是根据大会在1984年12月13日通过的39/72G号决议的第7款而草拟的, 特委会建议新闻部和反对种族隔离中心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 以便介绍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勾结情况, 它也建议大会敦促所有国家, 尤其是西方国家不要向这两个政权提供能促进它们勾结的援助。

我现在开始谈一下年度报告, 它包括了特委会工作的简要概况, 和对过去一年南非动态的介绍, 以及一些结论和建议。

特委会想强调指出, 南非被压迫人民正在进行英勇斗争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 同时它为联合国和所有会员国提供了一个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机会, 以保证最终消除南非被种族隔离的残酷制度, 使得该国人民能够建立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民主国家。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对种族隔离政权所大量采取的肆无忌惮的暴力，和残酷的压迫，人们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动员，各行各业的人民，以及来自非洲人、混血人、印第安人、白人的不同种族的人们都肩并肩地为摆脱种族主义的暴政而战斗。

比勒陀利亚政权因此颁布了紧急状态令，并在南非的城镇里部署了军队，几千人被杀，另外几千人受伤，其中还有许多儿童。特委会所得到的证据表明对拘留者的酷刑是骇人听闻的，联合民主阵线的，土族印度人大会和其他团体的著名领袖被判卖国罪，并要被判死刑，许多学生由于参与罢课而被赶出校门，那是人们的抵抗浪潮不断继续存在的话，而且继续高涨，使得种族主义政权面临着最为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被压迫的人民继续作出抵抗，种族主义政权以无法控制局面，但是该政权继续无视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它不但没有取消紧急状态令，而且还向它扩展到开普敦和其他邻近的地区，它不但没有释放尼尔逊·曼德拉和其他真正政治犯，他却接见了更多的人民领袖，他不但没有与人民的真正领袖进行谈判，却妄图阻止白人教师学生和其他人接见非洲国民大会的代表，他仍然向过去一样依靠压制和恐怖，并提出一些假惺惺的“改革”，继续控制局面。

自从联合国创立以来，它一直维护南非绝大多数黑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使全世界注意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如果联合国能够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的各种手段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利用和支持的话，它就能够防止更多的流血事件。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通过一致和决定性的行动，是能够履行以保证南非解放的诺言的机会。它们必须抵抗种族隔离政权及其勾结者为控制局势所要的任何花招。

特委会已经满意地注意到国际社会更加声援南非的解放斗争，以及一些国家和组织所采取的积极行动，然而，它认为有必要警告指出，有些人利用所谓与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有建设性的事业为名义，而采取一些其他的行动，并强调指出，各国的

孤立和有限的行动在目前的一个关键的时候是不够的，现在不是作出一些象征性的表示和采取一些虚假的措施的时候了，如果不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的话，那将会导致南部非洲出现更为广泛的冲突，这将引起各种后果。

我们必须立即和坚决地采取国际行动，以便迫使一直是顽固无视联合国的种族隔离政权，履行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

所以，特委会已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便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能够通过一致和有建设性的行动，履行它们保证南非解放的承诺。

首先，特委会认为大会有必要重申联合国关于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目标，这些目标载于许多经过一致通过的决议之中，并拒绝种族隔离政权及其勾结者想要通过种族主义政权的所谓改革和所谓分享权力，或者任何其他不可能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安排来转移视线的花招，国际行动必须要旨在保证所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并结束压制行动，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是为了要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所有形式，包括班图斯坦和去年的宪法，争取和平解决办法的重要前提是无条件释放，泽法尼亚·莫托朋和所有其他政治犯，并与斗争的领导人进行谈判，已经达成全面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办法，并保证南非绝大多数人能享有自决和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的民主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个国家里，南非的所有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将能够享受到平等权利，包括政治权利。

第二，为了使这些目标能够达到，特委会强调根据《宪章》第七章所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施加所有必不可能的影响，以说服主要的西方国家，在它采取这种行动时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它敦促安理会要采取加强武器禁运的措施，禁止与南非在核领域的所有合作，并保证根据安理会委员会的报告有效地监督这些措施的履行，该委员会是根据第421(1977)号决议和大会的有关决议而建立的，因此，它极为重视禁止供应“双重目的”的设备和用于南非军事和警察目的的计算机和技术，此外，特委会认为有效禁止供应石油产品和其他战略物资应该要作为加

强强制性军事禁运的必要前提而立即加以执行。

第三，特委会极为重视地方当局所采取的行动，它也重视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工会、宗教团体和其他民间组织在促进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中所进行的活动，对南非所实行的体育、文化、消费品和其他方面的抵制牵涉到数百万人，它是值得推崇、鼓励和促进的。

起草反对体育运动中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的特别委员会经过广泛磋商之后准备了一份公约草案，特别委员会对此表示满意。他希望大会将能通过该公约，并使其迅速生效。

第四，特别委员会强调在这个关键时刻必须大大加强对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支持，以及对他们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他承认有紧迫的必要性大大加强人道主义及教育方面的支持，因为种族隔离政权进行了如此广泛的镇压和杀害，它还认为同样迫切的要求就是要直接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它们的合法斗争。

特别委员会敦促大会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各国政府、各政府及非政府间组织以及其它组织提供这样的援助。

第5，特别委员会要求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在彻底消除种族隔离方面采取协调行动。特别委员会提议，大会要求秘书长及所有专门机构停止向南非投资，停止同南非签订任何合同，或提供任何便利。联合国各机构应当停止同该种族隔离政权的所有直接或间接的合作。

第6，特别委员会强调发展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法的必要性。它敦促不应当承认种族隔离政权或该政权的种族主义的宪法，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已经宣布该宪法无效。任何企图给予该种族隔离政权以合法性的试图都应当受到谴责，被视为反对南非大多数人民的一种敌对行动。

最后，特别委员会重申必须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将其作为消除种族隔离的国际行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该种族隔离政权一贯无视联合国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在1985

年7月通过的第569(1985)号决议。

应当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来保证执行该协议，并捍卫安全理事会的信誉，这点难道还不清楚吗？

《联合国宪章》在第7章中规定了采取这类行动的方法——特别是所有国家都应当进行的强制性的制裁。

在这方面，特别委员会愿指出种族隔离政权及其盟友——特别是那些从这种不仁道的种族隔离制度中授意的国家——提出了一些论点，反对这样的制裁，世界公众舆论已经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论据是站不脚的。有些人大肆宣传说南非的黑人是不赞成这样的制裁行动的，而事实与此相反被压迫的人民不仅敦促国际社会停止同该政权进行合作，而且通过进行英勇的斗争迫使外国经济利益重新考虑它们同该种族隔离政权的关系。有人说，经济制裁是不可取的，因为他们伤害了被压迫的人民，现在这种论点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对它们的合法愿望抱有敌意。国际社会对于这样站不脚的论点应当给予坚决的反击。

特别委员会对那些采取意义重大的单方面措施的各国政府表示赞赏，但同时革命委员会认为仅仅有自愿的制裁行动还是不能的。要使制裁行动全面有效，就必须普遍采取制裁行动。因此，委员会要求各会员国运用它们的影响说服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府提供帮助，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实行全面、强制性的经济制裁。

这些是特别委员会的主要建议，我愿请大会注意这些建议，并要求大会讨论通过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以及各项特别报告。

这是大会审议南非种族主义问题的第四十次会议。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对南非争取自由斗争的理解和支持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同时该种族隔离政权得以加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因为有某些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的支持——是南非黑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当我们庆祝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的时候，在南非成百万的黑人正在进行英勇的斗争以实现联合国的各项原则。它们向国际社会呼吁给予有效的支持以使它们能够最终摧毁种族隔离并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

我们应当向他们致敬，而且我们也应当以实际行动给他们以全心全意的支持。

特别委员会相信，所有会员国将会本着这种精神考虑本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使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必要的行动确保迅速消除种族隔离，从而进一步加强联合国。

主席：我现在请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赦起草委员会主席厄耐斯特·贝雷斯·梅考科先生提出该特赦委员会的报告。

梅考科先生（巴巴多斯，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赦起草委员会主席）：我感到十分荣幸和愉快，向诸位介绍载于A/40/36号文件中的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赦起草委员会报告。经过7年的艰苦努力，该委员会于1985年8月26日得以完成该国际公约的起草工作。

大家普遍认为，因为南非人是热心的体育爱好者，因此体育很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同令人憎悔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斗争。确实，我相信除了可能的经济行动之外另一个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使南非白人得到这个信息，使他们知道国际社会将不会袖手旁观，眼看着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践踏南非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这就是国际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目标，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禁止该政权的体育代表参加国际体育运动来孤立该种族主义政权。

1977年12月14日，大会在第32/105 M号决议中通过了《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宣言》，并要求该特赦委员会起草一份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以加强反对体育领域中种族隔离的运动，禁止该政权参加国际体育运动，达到孤立该种族主义政权的目的是。该特赦委员会在两年的时间内得以制定21条条款草案，以完成他的任务。这些特别规定各国政府采取各种行动以确保该国国民不参加任何在南非举行的体育活动，而且保证不让南非参加任何在这些国家举行的体育活动。

根据这些条款草案，各国政府将保证参加国际努力，将南非从那些它在其中仍然是一个会员的国际体育联盟中开除，禁止南非重新加入那些已经将其开除的国际体育联盟。然而，该委员会工作却被拖延至今，因为就被称之为“第三方原则”

的执行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期间，该特赦委员会同各国政府、政府间非政府间组织进行了广泛的谈判和磋商，并同体育界人士和南非解放运动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和磋商。

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除非同种族隔离体育运动进行合作的人他们本身受到可能的国际抵制的威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通过使用它的宣传机构并通过使用大量的金钱，将能继续诱惑一些体育界人士破坏反对种族隔离体育运动的国际运动。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如果国际公约不包括所谓第三方原则，那么这项公约将是一个软弱的文件，将达不到许多国家已经采取的措施。

另一个观念是基于这样的恐惧，实施第三国原则会严重地损害国际体育。还有一种恐惧认为第三国原则如果实施的话可能会不利于国际公约缔约国，而不是对比利比亚和其朋友产生不利影响。他们认为国际努力应该集中排斥南非在控制国际体育比赛的国际体育协会和组织的资格。

我们就所谓第三国原则达成的让步载于公约草案第10条。我认为第10条是公约的中心，该条规定公约缔约国应该：拒绝一切参与南非体育活动的运动员进入该国，也拒绝那些邀请代表种族隔离政权的南非运动员参加他们国家体育活动的体育官员进入该国；劝告他们向国际体育协会所派的国内代表采取一切可能和实际措施，确保把南非从其仍保留资格的一切体育学会中驱赶出去，并对那些与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实行制裁。

公约草案还规定，当发生公然违反公约规定时，缔约各国应该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行动，包括必要的步骤，不让他们国内体育机构、国内体育协会或有关国家的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还采取了措施注意确保任何禁止的限制不会违反有关体育协会的规定，这些体育协会支持消除体育领域的种族隔离，这些禁止措施只是用于参加体育方面的活动。

特设委员会起草的公约草案包含一个前言和22个条款。第1条解释了公约草案所用的措词。第2条谴责种族隔离并要求缔约各国采取适当的措施消灭各种形式

的种族隔离。公约草案的第3条、第4条、第5条和第6条为各缔约国就其国名规定了某些义务措施，其目的就是遏制和防止他们的国民与种族隔离体育的体育接触。第7条和第8条以及第10条第3款规定，缔约各国应该采取行动，孤立种族隔离体育。第9条和第10条第1、第2和第4款为缔约各国规定了集体的行动，即当种族隔离体育的辩护者和支持者企图否定公约草案的目标时采取的集体行动。第11、第12、第13和第14条讨论了反对体育方面种族隔离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应该在确保执行公约规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第15至22条包括公约的最后条款。这些规定与多边条约所包含的内容类似，多边条约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这些条款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的作法。

我要感谢各会员国、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他们协助特设委员会就公约草案达成一致意见。我也要感谢非统组织、非洲体育最高委员会和南非非种族奥林匹克委员会。与这些组织的协商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还要感谢热情友好接待特设委员会代表成员的各国政府。他们的忠告、鼓励和合作大大促进了委员会任务的完成。

今年在南非所发生的事件表明比勒陀利亚的种族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和持续的压力。种族隔离制度的传统的对手的献身精神和决心，再加上种族隔离保护者所作出的野蛮和非人道的反应，使该社会的各方面的人们认识到该制度必须消除。给国际社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过去对反对种族隔离的事业仅仅在嘴上说好话的一些政府已经开始以各种形式采取行动并宣布打算给南非政府以压力使其醒悟。

因此，当前的气氛是非常理想的，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在体育领域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由大会通过这样一个公约草案将进一步加强南非种族隔离的压力，而且显然会促进尽早地消灭这一制度。为此，我要特别呼吁各会员国不仅通过该公约，而且要签署并尽早批准该公约。

主席：根据大会在85年9月20日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决定，我现在邀请阿扎尼亚泛非委员会代表发言。

姆兰博先生（阿扎尼亚泛非委员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阿扎尼亚泛非委员会代表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和一无所有的阿扎尼亚人民，热烈祝贺你一致当选大会这一崇高职务。我们相信在你杰出和献身精神的指导下大会在第四十届联大期间将充分地讨论这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建议国际社会采取合适的行动。

也允许我赞扬将离任的主席，赞比亚卢萨卡，他杰出而有效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的政绩是非洲的骄傲也使非洲受到鼓舞。

仅仅在几天前，联合国庆祝了其四十周年纪念日。大家都承认联合国在过去四十年里，为防止全球冲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也应该极为忧虑地承认过去四十年里尖端武器不断增加，只要一按按钮，这些武器不仅毁灭人类而且摧毁地球。

虽然在过去四十年中我们避免了全球冲突，在这段时间中，大约在几乎每一个世界的角落中一共发生了一百五十次战争。这些战争有的是正义的，有的是非正义的。只要这个地球上任何地区的人民被剥夺了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以及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情况下选择自己社会经济秩序的权利，他们就有理由起来反抗。正是这些人民的正义反抗和他们的最终胜利大大增加了联合国的会员国，使得联合国变成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组织。然而，在联合国四十周年之际，在有些地区中，仍然存在这些国家的合法主人被公然剥夺基本和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情况。其中这样一个国家就是种族隔离的南非。

几乎是自从联合国一成立以来，这个世界组织就一直谴责种族隔离，正确地称之为危害人类罪。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这一原则立场是正确的，受到了高度赞扬。然而肯定地说，仅仅谴责是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唤起人们注意这个问题的一个步骤。如果想使这个问题不限于在空谈和惯用作法之中，在谴责之后必须采取积极行动。

的确国际社会已经从仅仅是谴责变成强烈地表示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厌恶。这个明确的厌恶不仅反映出道义醒悟，同时也是对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内目前所发生的事情的反应。自从去年8、9月以来，有大约780名阿扎尼亚人被杀害，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种族主义非法政权的杀人成性政策所杀害的。目前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平均每天死亡2.5人。

种族隔离的南非目前的状况不是由不负责的人们进行无组织的自然而然的反抗，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的结果。阿扎尼亚泛非大会在成立十一个月之后，就大大改变了并且指导了阿扎尼亚的革命。我们的第一任主席马格里索·罗伯特·苏布克韦同志指出，被压迫和贫困的人民要获得解放，就必须首先把他们自己从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重新获得作为一个民族的自信心，从而提出他们公正和正当的要求。在1960年1月获得地位的活动中，阿扎尼亚泛非大会就实现了这一点。

就是在1960年3月21日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这个自信心最终导致了沙佩维尔的大屠杀。敌人使用反动暴力反对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恰恰是因为响应了阿扎尼亚泛非大会号召的阿扎尼亚群众在1960年3月21日不仅抗议万恶的通行证法，同时也通过这一点向整个不合法的现状提出挑战。

阿扎尼亚泛非大会所领导的1960年3月21日运动动摇了种族隔离政权，并使之吃惊。它也唤醒了国际社会。它对于种族主义不法政权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后果是巨大的。虽然今天某些人士反对对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他们的借口是这将伤害被压迫人民多于压迫者，但是，对于这一阶段的调查表明，是西方银行，特别是大通银行挽救了这个政权，使它免遭彻底崩溃，并且使种族隔离永久化。西方银行家使这个恶魔起死回生。

从1960年3月21日运动中汲取的经验对于我们的人民是十分宝贵的。我们的人民清楚地看到，把非暴力作为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他

们开始了武装斗争。这不仅改变了斗争的方法，同时还把它提高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并且为目前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我们经常听到那些人痛恨暴力。甚至有些人对使用暴力道歉。对于阿扎尼亚泛非大会来说，武装斗争是彻底结束暴力循环和种族隔离的南非中制度化的不公正的唯一有效办法。这个决定产生于对于局势的客观分析。一个外科医生在进行外科手术时并不道歉，因为他是唯一的不可避免的补救办法。一场人民的斗争如果不动员被压迫和贫困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就不可能发展并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此外，一个政治组织只有在为被压迫和贫穷的大多数人的真正理想而斗争的时候，才能成功地动员人民并且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1976年全国范围的起义，即一般所说的索韦托起义，就是阿扎尼亚泛非大会进行动员和政治活动的直接结果。这一点得到以下事实证明，阿扎尼亚泛非大会和黑人觉醒运动是唯一被正式指控对1976年6月16日索韦托起义负责的政治组织，这后来被称为比索1B秘密审讯。阿扎尼亚泛非大会老一辈领导人泽潘尼亚·莫托彭同志被判三十年徒刑，理由是种族主义法官宣布的所谓“组织和预见”1976年索韦托起义。

如果说在沙佩维尔我们的人民失去了对于敌人监狱的恐惧，那么在索韦托他们失去了对敌人枪炮的畏惧。沙佩维尔和索韦托在我们人民合法斗争的历史上是重要的里程碑。因此它们每年都在国际上受到纪念。因而，今天在种族隔离的南非所发生的事情是阿扎尼亚泛非大会通过1960年3月21日和1976年6月16日的运动所开辟的道路的不可避免的后续行动。

我们人民的政治活动在他们坚决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表面和欺骗形式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证明，强加所谓的新宪法是目前种族主义政权的南非内部动乱的摧化剂。所谓新的宪法的目的在于同化所谓的有色人和亚裔人，分裂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群众。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是南非第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其目的是在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政治和组织上的统一。此外，它也是公开宣布支持一个人种（即人类）第一个政治组织，并且让所有人都有参加的机会，条件是希望参加的人必须只能忠于非洲，并且接受多数统治。由于在原则上反对种族主义和人种优越论，泛非主义大会从一开始就义正词严地宣布反对集团权利和利益的概念。这个组织致力于保障个人权利。1959年4月6日泛非主义大会的成立大会所通过的文件和决议明确和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正是响应泛非主义大会的正确的非种族主义的政治路线，绝大多数的所谓有色人种和亚裔人反对所谓的新宪法。被压迫的人民不仅反对明显加强白人优越的所谓的新宪法，而且清楚地表明不能通过傀儡的协助来执行新宪法。今天，所谓的新宪法所建立的另外的议会纯属是议论的地方，同阿扎尼亚的发展进程完全不相干。

阿扎尼亚的被压迫和被剥夺权利的群众响应泛非主义大会的广泛的思想路线，反对整个制度。在所谓的有色人种和亚裔人大规模地抵制所谓的新宪法之后，非洲的群众也反对作为这个政权长期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工具的市民议会。在大多数城镇，市民议会实际上完全瘫痪。此外，最后，据伦敦《卫报》的报道，目前这个政权困难重重，不能找到或有使人们来为这些傀儡议会服务。大多数先前在这些议会中干过事的人已经撤职，但是那些决议要违反群众意愿的人也相应得到了群众的打击。

几年来，这个政权成功地在被压迫人的内部吸收了代理人。有穿着制服公开为这个政权服务的人，也有参加秘密警察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些代理人一

直是群众打击的目标。许多人已经受到了打击。其中有许多人目前在警察署外面扎营，不敢进入城镇，担心在白人区里他们的主人不会提供住处。其结果是种族主义政权的警察机关和情报收集组织完全瘫痪。因此，这时候对领导人和公开的积极分子的逮捕无论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对抵抗种族主义政权的运动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政权在大约36个地区宣布紧急状态。上个星期这个政权宣称已经解除六个地区的紧张状态，而随后又宣布另外几个地区进入紧张状态。种族主义政权对这些地区既没有管理也没有军事控制。这个政权的军事和准军事警察力量既是在白天也只能一大帮的进入这些地区，而且不断同居民发生冲突。因此，他们不得不退到更安全的地带。

现在斗争正在几条战线上同时进行。自1976年6月11日以来，学生们一直罢课反对低级的班图教育制度。目前，大约有25万名学生正在罢课，从小学到大学。必须指出，学生并不是寻求教育制度的改革，而是寻求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

自80年代初期以来，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内部，工人们组成了数量庞大的工会。这些工会反过来又为争取得到承认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力而斗争。他们正确地反对建立控制和监督。罢工和工作停顿的次数每年增加。矿工工会最近以劳工内部的一支强大力量的面目出现。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象英美公司和德比尔斯这样的矿主属于黑人工人的最残酷的剥削者。他们不仅肆无忌惮地剥削黑人工人，而且还公然实行歧视性的作法。

比如，他们每个月仅仅付给黑人矿工125美元，而付给白人矿工660美元。除了其他待遇和特权之外，一个白人矿工患职业病的时候有权得到7700美元的补偿，如果病情严重还可以额外得到3800美元。而非洲人矿工仅仅有权得到640美元。在今后几个月里，工人斗争肯定会进一步发展，绝大多数工人已经

意识到只有取得民族解放才能够最终解救他们自己。

此外，这个政权还不得不部分停止了强迫非洲人移离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或这个政权指定为白人区的地区。正是由于那些受到影响人的坚决抵抗，使得种族主义政权不得不暂停这种行动。但是，用推土机迁移十字路口的居民的企图不能得逞之后，现在这个政权又企图故意放火来迁移这些居民。

这个政权的班图斯坦政策已经失败。这个政权原先希望剥夺非洲人的权利，使他们成为这个或那个班图斯坦的附庸。联合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使得这些傀儡实体不能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虽然没有哪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正式承认，但是有些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已经同这些傀儡的班图斯坦建立了秘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此进行调查，因为任何与这些班图斯坦接触或进行支持和投资的行为都违反了联合国大会和有关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一个严肃和真正的解放运动应该真诚的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推动种族隔离南非进行真正改革的动力，是这一压迫性的政权，还是被压迫和被剥夺权利的大多数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第一届会议上就回答了这一重大的问题：只能是被压迫和被剥夺权利的阿扎尼亚人民。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在作出了这一政治决定之后，还应该决定斗争的办法和战略。因此，这一战略必须是发展和加强人民的战斗能力。任何一个客观地观察了我们斗争的人都会注意到，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所发动的每一次运动基本上都是旨在加强我们人民在意识形态和物质上的战斗能力。

我们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通过痛苦和漫长的经验，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我们斗争的基础必须是在国内，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我们的解放者就是我们自己。国际社会能够谴责种族隔离，但必须最终彻底消灭这一不人道制度的人却只能是我们。我们决不能推卸这一神圣的责任。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直在对前线国家和邻国发动侵略和制造不稳定的战争。仿佛在和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伙伴竞争一样，该政权的种族主义军队打着进攻民族解放运动基地这一臭名昭著的幌子，一再向莱索托、莫桑比克、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赞比亚发动进攻。所有这些进攻的受害者不是无辜的难民，就是这些国家的公民。但这些进攻丝毫没有减弱种族隔离南非内部的抵抗浪潮。恰恰相反，抵抗正在日益加强。南部非洲的问题不是前线国家和邻国采取的政治立场，因为它们的立场就是在这儿多次和普遍地谴责这一罪恶的制度。他们根据承担的国际义务，对难民提供了避护。因此，造成南部非洲所有问题的唯一根源就是种族隔离政权早已失信于天下的政策和行动。如果要实现和平，那就必须彻底消灭该政权。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尽最大的可能从物质上支持前线国家和邻国，帮助它们承受住种族隔离南非的军事侵略和经济破坏。

我们承认，归根结底，我们的解放者是我们自己，但我们也极其重视国际上的谅解和支持。国际社会提供的支持大大帮助了我们在国内的斗争。但是，我们人民希望国际社会从谴责走向采取有效地行动。

联合国的缔造者在《宪章》规定，当一个政权的政策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原则时，那么联合国就应该作出反应。种族隔离政权是地球上以制度化方式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每一条原则的唯一的政权。而且，它还多次故意地蔑视国际社会关于放弃种族隔离这一政策的呼吁。在国内，它还加强了镇压行动。如果说世界上有那一个政权早就应该受到《宪章》第七章条款的惩罚了，那么它就是种族隔离南非的非法的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

实际上，这也是对那些成功地阻挠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种族隔离政权实现强制性全面制裁的某些联合国会员的控诉。在这些同谋犯中，主要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们中的有些声称，它们之所以反对制裁，是因为被压迫者将比压迫者更多地受到制裁的伤害。既然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民准备

天天面对敌人的枪口，天天埋葬我们的同胞，那么即使是还要他们忍受的话，他们什么样的经济困难不能忍受呢？

我们认为，这些国家拒绝实行强制性的全面经济制裁表明它们宽容种族隔离的继续存在，和我们人民的继续受苦。我们最强烈的谴责这些国家采取的立场，并呼吁它们的人民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迫使各自的政府停止宽容种族隔离，和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努力，以迅速和彻底地消灭种族隔离。我们敦促它们行动起来，现在就行动起来。

某些方面的人士正在大谈什么促进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对话。如果说通过对话就能够解决这一冲突，那么我们人民早就会选举这一道路了。然而经验证明的却恰恰相反。光是进行道义上的说服，是不能使得压迫者放弃权利的。只有当局势维持不住了，压迫者才会放弃权利。因此，我们最紧迫的任务必须是使得压迫者的地位难以维持，然后再从平等或实力的地位上进行谈判。

南非政权已经多次表现出了它的侵略和顽固的本质。同时，它也毫无信义。就连那些它迫使某些邻国签署的协议它也毫无尊重和遵守。而且，就连关于撤出它非法占领的领土——纳米比亚的要求都被它拒绝了，那么它还在南非作出什么样的实质性和有意义的让步呢？

四十年来，我们人民一直从联合国中寻求国际支持。在许多方面，我们曾经得到了这一支持。

1963年，我被判了20年徒刑，在罗本岛上整整服20年。1964年进行了同样的一场辩论，使得臭名昭著的罗本岛上的政治犯所处的困境大白于天下。

我是那些被特别提到的人中的一个：虐待狂的白人看守将我活埋到齐脖子，并在我身上撒尿。在这一论坛上揭露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善监狱的条件。释放象莫索潘恩、曼德拉和其他同志这样政治犯的要求着重突出了我们的正义事业，并鼓励莫索潘和曼德拉拒绝了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所谓大赦或有条件的释放。

然而，请允许我告诉大会，在罗本岛服刑最长的两个政治犯、杰夫·马塞摩拉和约翰·尼克斯同志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他们也收到了所谓的大赦，但是不肖一顾地加以拒绝。

最后，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那些一贯支持我们的国家、组织和个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们还要对联合国秘书长关心种族隔离问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们还要衷心地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其精干地、认真负责地主席约瑟夫·加巴少将。我们还要对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和其主任伊勃尔·阿克赫德先生以及他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我们阿扎尼亚泛非洲人大会宣布80年代为阿扎尼亚革命十年。我们决心肩负起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

费罗尔森先生（挪威）：自从大会去年开会讨论种族隔离问题以来，南非局势从紧张发展到具有爆炸性。每天可以听到许多有关在不断加剧的对抗中暴力、逮捕和骚乱的消息。自去年9月开始暴乱以来，已有770多人死去。正当这一辩论进行的时候，数百名南非政府的政治反对者被拘留，我无需在这里详细地阐述过去一年在南非的悲剧性的事态发展。事实是人所周知的。此外，只要提一下我的好朋友和同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巴少将在今天辩论开始时所作的全面和重要地发言就够了。然而，我想指出一点，这就是，毫无疑问，南非的悲剧性事态发展应完全由该国的白人统治者负责。

南非是将种族当作政治权利标准的唯一的国家。这一制度违反了人类自由和平等的最根本的概念。种族隔离不能改革；它必须被废除。

种族隔离政策是南部非洲地区不断紧张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紧迫地采取行动粉碎这一不人道的制度的另一个原因。

南非政府不顾世界的谴责，迄今为止拒绝采取具体和富有意义的步骤以结束这一种族主义政策。南非政府最近提出的宪法和法律改革只是装装门面。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在维持白人政治控制的同时调整种族隔离制度。南非政府没有——我再说一遍，没有明确地表示它愿意给予黑人大多数正当的政治权利。

缺乏真正的改革只能够在南非引起进一步的流血。南非黑人现在正站起来反对种族隔离。紧急状态法最近已扩大到开普敦地区，暴力已经开始甚至影响到该国家的白人地区。一场史无前例的抵抗浪潮正席卷这块动荡不安的土地。解放运动、联合民主阵线、黑人教会和独立的黑人工会运动正在这场日益高涨地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泛的逮捕和拘留不会停止这种动乱。

南非政府必须承认，目前这个国家的痛苦标志着种族隔离的永远结束。南非政府现在面临的一种选择：要么让局势继续恶化并发展成一场灾难性的种族战争，或者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分裂的国家的问题。明确地保证真正的权利分享并愿意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和开始与黑人大多数的真正代表对话的时候已经到了。象这样的步骤将是开始对国际社会的关心作出反应。

南非当局自己将南非说成是世界的宏观。在我们这个世界，种族优越的作法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本周年纪念会议上，我们表示了各成员国对种族隔离问题的严重关切，和各政府自愿地对南非施加压力的意愿。我们都有责任试图帮助南非国家避免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副主席马凯卡先生（莱索托）主持会议。

迄今为止，除了1977年的武器禁运之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未一致同意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进行强制性制裁。挪威多次要求进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并随时准备执行这种措施。不应当把没有全面的制裁作为不单方面采取行动或与其它国家一起采取行动的借口。

挪威和其它北欧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单方面措施，以增加对于南非的压力，使其放弃种族隔离。1978年，北欧国家通过了一个共同行动计划。大约10天前，丹麦、芬兰、冰岛、瑞典和我国外交部长在奥斯陆会晤，就反对南非的一个修改过和扩大的北约行动计划达成一致意见。这一计划包括下面因素：向那些对南非出口或从南非进口的北约企业提供建议，寻求其它的市场和供应者，以减少北约国家与南非之间的贸易；禁止或不鼓励在南非的新的北约投资，禁止或不鼓励对南非提供新的贷款、包括国际贷款，不向南非的企业租赁或转让专利权，或向南非提供生产许可证；采取措施以防止政府从南非购货；增加北欧对难民和解放运动、以及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和反对者的人道主义援助，增加对前线国家的援助，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其它各国的援助，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合作，以减少这些国家对南非的依赖，从而增加它们抗击南非颠覆政策的能力。

10月18日在奥斯特洛通过的反对南非的新的和扩大的北约行动计划已经在议程的这一项目（A/40/754）下作为联合国文件予以散发。

除了反对南非的北约措施的奥斯陆计划之外，今年3月挪威政府提出了一个全国行动计划，以进一步减少挪威和南非的贸易和其它经济关系。我很高兴地报告，这一计划已经导致了大幅度减少了从南非的进口。

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国家已经针对南非采取了各种措施。挪威欢迎这些行动，我们敦促其它国家也执行类似措施。然而，我们将继续赞同安全理事会对南非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尽管经济制裁可能不会消灭种族隔离，但我们认为，它们

能够促进那一目标。 这些措施能够表明决心和道义上的愤慨，并将无疑对于南非有心理和政治上的影响。

改革之风席卷南非。 我们就要看到种族隔离和少数人统治时代的结束。 变革是不可避免的。 时间不多了，我们紧急地呼吁南非政府宣布一个根本的政治变革的时间表，以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消除种族隔离。

易卜拉欣先生（印度尼西亚）：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今年的大会历史性会议上的时候，南非的冲突同时是联合国最重要的问题。 仅在今年，安理会就7次召开会议来考虑：第一是南非的种族主义暴政，然后是对纳米比亚的持续殖民主义占领，然后是对安哥拉和博茨瓦纳的军事袭击，随后又是处理南非的冲突以及对安哥拉的新的侵略。 今年安全理事会的8个决议——3月份的第560（1985）号决议、6月份的第566（1985）和第567（1985）号决议、8月份的第569（1985）号决议、9月份的第571（1985）和第572（1985）号决议、10月份的第547（1985）号决议——强调了一个事实，种族隔离体制就是南部非洲的危险和日益恶化的长期、严重和威胁性局势的根源

此外，就在上个星期召开的联合国40周年庄严纪念仪式上南非顽固地拒绝联合国的这些和其它有关决定，这不仅对联合国的信誉、还对《宪章》本身的神圣性构成了空前的挑战。 的确，联合国在1946年的第一届会议上就审议了南非的种族歧视问题。 从那时起，种族隔离已被宣布为危害人类罪，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20多年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已经指挥了对国际社会的持续动员，以消除种族隔离的所有表现。 的确，联合国和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对被压迫的南非人民行使庄严的义务，永远根除人类良知上的这个污点。

南非和整个地区冲突的空前的范围不能够和种族主义的南非所犯下的无休止的

暴行分开。实际上，今年7月所宣布的紧急状态也不是种族主义政权第一次这样做以持续种族隔离体制。25年前，在对沙佩维尔的无辜的黑人抗议者大屠杀之后，比勒陀利亚也声称自己有同样的权利。现在应当坦率地说，实际上发生的不是紧急状态，而实际上是包围状态。在这一政权的镇压和暴力的漫长和野蛮的历史中，我们还不多见这种情况。

的确，在过去一年中，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对种族隔离的手无寸铁的反对者的镇压和杀害行为的报告。现在报道的数字是骇人听闻的，几乎达到了一千。还有关于逮捕数10名黑人政治运动、教堂和社会团体领导人、以及指控他们叛国的报告，以及数以千计的无辜的男女儿童被关入无休止的拘留的报告。有些便从此消失了。

如同代表南非黑人在其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被投入监狱得到我们的关注一样，他们的命运也同样得到我们所有人的严重关注。我国代表团极其悲痛并非常愤慨地听说，尽管国际社会呼吁拯救南非爱国者莫罗伊斯先生的生命，但他还是被处决了。我们向死者家属表示哀悼，同样向所有那些不管是在监狱内的断头台上还是在街头上，还是在他们所热爱的领土的乡村里献出生命的人的家属们表示哀悼。如此之多的南非儿女们的无私精神、英雄精神和现今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证明，人民的愤怒再也无法抑制了，那里的局势完全可以描述为马上就要爆发一场全面的内战。

我还可以讲出许多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多数所推行的野蛮政策的行径，比如家班图斯坦化、强迫人们离去、控制外来人口等等。但是，由于局势是十分紧迫的，我们应该集中注意种族主义政权带来这一极端危机局势的行动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国际社会为结束这种不可容忍的局面所应立即采取的措施。

一方面，该地区的严重局势是由于三十七年前成为法律的种族隔离制度所直接造成的，另一方面，还应记住的是，今天在南非所出现的绝望局势是由于比勒陀尼

亚政权去年执行的假立宪所造成的。尽管安全理事会第554(1984)号决议警告说这种野蛮的计划将导致动荡和混乱，但种族主义政权仍然依赖其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进行恫吓和恐吓，仍然感到能够迫使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接受既成事实。自然爆发和持续的抗议活动打破了比勒陀尼亚政权自鸣得意的想法。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学生挺身面对南非军事和警察部队。由于种族主义政权证明它自己既没有进步性质变革的政策也没有这种能力，并证明除了使用残酷的武力外，该政权在政治上也是残破不全的，造反起义席卷了整个国家，包括沙佩维尔、滕比萨、赛伯康、索维托和其他许多地区。但这种持续到1984年的大规模团结抵抗运动和安全理事会第560(1985)号决议的告诫都不能使种族主义政权放松其野心。种族主义政权不是对国际社会的一致意愿做出积极的反应，而在36个地区实行紧急状况法，现在又将此状况法延伸到另外八个地区，其中包括开普敦地区，进一步证明了该种族主义政权起来起陷入瘫痪状态。

面对比勒陀尼亚政权国家恐怖主义机器的无情打击，各成员国欢迎安全理事会做出的决定，第一次敦促根据第569(1985)号决议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具体的经济制裁措施。我们在对某些西方国家在此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感到欢欣的同时，我们同样感到遗憾的是，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仍然仅仅是做出一些象征性的主动，没有达到第569(1985)号决议的限制性质的要求。但即使是这些有限的制裁措施也已经证明，南非如果继续其藐视态度那是会要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的。但是，我们认为比勒陀尼亚政权由于西方金融界担心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即使由于该国广泛的动荡，也是由于这些主动和外围行动所造成的。在这方面，我要援引我国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他指出：

“南非顽固地无视国际法所有准则和文明行为，以及所谓建设性联系政策的悲惨失败早就使我国政府相信，除了全面制裁性措施以外，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使南非重新明智起来。”(A/40/PV.12 第61段)

零星或临时措施早已过时。无数告诫与呼吁、不断地谴责、警告和各种为进行建设性对话所做出的努力都已失败。现在特别需要的是抓住时机，进一步决心以联合国的充分影响和权利来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斗争，使世界公众舆论，特别是在某些西方国家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有意义的经济制裁措施。

因此，必须通过援引《宪章》第七章有关条款来执行全面协调的战略。同时，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努力，使所有国家都终止同种族主义政权的各种关系。我们必须根据按照第421(1977)号决议而建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报告来加强武器禁运措施，还应加强石油禁运措施，其中包括所有战略供应和“双重目的”器械。我们应该共同积极地为实行更多地抵制或对南非实行禁运的自愿措施而努力，同时确保严格遵守现有的措施。还应做出努力，加强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的具体支持。在这方面，应该给予前线国家更多的援助，它们在斗争中起着不可分割的作用。

一个多世纪以来，非洲为使自己从殖民和种族主义统治下解脱出来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这是一场持久而艰苦卓绝的斗争，但今天大约本大陆上5百万人民已经从外来统治下解脱出来。但只要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仍然遭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控制，非洲的斗争就不能结束。只要这种状况仍然在非洲人民当中存在下去，任何非洲国家的独立都是不安全的，因此，为纳米比亚独立和为在南非建立没有种族歧视和民主社会所进行的斗争是解放整个非洲大陆和获得非洲完全自由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根除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确是全人类的斗争，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是人类剥削和歧视和最恶劣形式。

我们完全相信，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很快就会重新获得它们自由与公正的权利，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到底是通过集体智慧、远见和正义感来实现这种权利或是通过进一步紧张动荡、无意义的流血和对峙来实现。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所有这些选择之间作出合理选择的机会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了。

菲利浦先生 (卢森堡)：我今天很有幸代表欧洲共同体十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这里发言，我们这些国家一贯毫无保留的和明确的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种族隔离剥夺了南非大多数人民的言论自由，使他们无没参加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府。

作为国家种族主义的一种制度，种族隔离是对受害者的尊严的污辱，粗暴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为所有人不加例外的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非白人要求结束这种无法容忍的行为和消除目前的制度的努力遭到了南非当局的抵抗，这种造成了暴力和镇压的升级，在最近几个月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这方面，特别令人遗憾的是，比勒陀利亚竟然拒绝听取要求宽恕莫洛伊塞的呼吁，这些呼吁来自全世界，包括欧洲共同体的成员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约翰内斯堡目前的暴力以及动乱不幸的证实了这一点。

十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希望指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消除种族隔离。必须铲除这一制度。我们多年来集体的和单独的敦促进行宪政改革，以防止暴力成为南非的日常生活。最近几个月的严重事件已经证明，我们的担忧完全有理由。如果比勒陀利亚当局希望避免局势的全面爆发，他们必须尽早进行宪政改革，最终实际消除种族隔离和使全体人民普遍获得政治和公民权利。

在这方面，十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敦促南非政府把最近的一项宣言化为具体措施。白人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吁消除种族歧视的制度。十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认为，现在主要需要开始在目前的南非政府和非白人社会的真正代表之间进行对话。

不幸的是南非政府继续绝拒这些合理要求，态度顽固，在一些地区宣布紧急状态，开始了新一轮镇压，在一年中已经杀害了数以百计的人。

十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谴责使用暴力，不管来自什么地方的暴力。在南非，暴力是种族隔离制度所固有的，特别针对黑人群众。

十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重申，我们认为，只有和平的政治解决才能使我们建立一种稳定的气氛，并确保南非所有人民的繁荣。国际社会的努力必须朝着这一方向走出。为此目的，与南非交往的渠道继续打开很重要。对十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说，我们将继续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促进南非和平改革的进程。

宣布紧急状态是局势急剧恶化的标志。十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呼吁立即结束紧急状态。为了促进实现这一目标和消除种族隔离，十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决定派卢森堡、荷兰和意大利的外长，以及欧洲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到南非去解释自己对该国严重事态发展的观点。这一代表团带去的意见及其坚定的强调需要加速开始在南非政府与大多数人民的真正代表之间进行对话。

由于任何对话都需要一种起码的信任，欧洲共同体代表呼吁南非为这一信任奠定基础，立即无条件的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其它政治犯，包括根据紧急状态监禁的人们，结束不加审讯就监禁的作法，放弃强制人们清洗，并取消歧视性的法律。显然，对欧洲共同体来说，这种对话必须导致迅速的、彻底的铲除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

为了使南非认识到这一必要性，国际社会有责任继续对南非施加压力，迫使它走上这一道路。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决定为此目的共同施加压力。因此，这些国家在卢森堡于9月10日通过了现在正在得到贯彻的一系列措施：一个严格监督下的对南非武器和整军事装备出口的禁运；一个严格监督下的对来自南非的武器和整军事装备的进口的禁运；拒绝在军事领域进行各种合作；从南非共和国召回武官；拒绝接受南非共和国的武官；不鼓励文化与科学协定，除了能够促进消除种族隔离或不支持这种制度的协定；冻结官方合同和在体育与安全

与安全领域里的国际协定；取消对南非共和国的石油出口；取消用于南非军队和警察的尖端装备的出口；并禁止在核领域里进行所有新的合作。

但是，欧洲共同体不仅只是通过限制性的措施。将会加强与非白人社会的政治、工会、管理、文化、科学与体育接触。在这方面，我应该再次指出部长级代表团在对南非的访问时与非白人社会，包括有影响的教会人士进行的各种接触。此外，卢森堡外长在卢森堡会见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

此外欧洲共同体还通过了积极支持非暴力反种族隔离组织的措施。其中包括将在非白人社会教育领域里执行的援助计划。

同时，还制定了一份关于帮助南非发展合作会议的国家对于前线国家的援助方案。这方面应该指出，数年来欧洲共同体为援助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以及南非发展合作会议的国家，提供了数目可观的财政援助。南非发展合作会议国家还根据《第二项利马公约》得到发展援助即粮食援助。因此，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国家通过与欧洲共同体的合作以及与其成员国的双边合作，每年得到将近10亿美元的援助。同样，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第三项利马公约》，明年初开始实施时，财政援助将继续进行。

欧洲10国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继续十分密切地关注南非的局势发展。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制裁的问题，依然是我们考虑的项目。

我们努力促进南非的正义与和平以及对人身的保护的并不是在最近南非局势恶化之后才开始的，致安全理事会418(1977)号决议通过以来，一直得到我们的严格遵守。同样，至1977年以来，欧洲共同体为在南非设有机构、办公室和代表的公司制定了一个《行为准则》，近而表明我们决心将我们的原则和信念变成事实。

《准则》指出了各公司促进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方式与方法，旨在尽力促进大批非洲工人生活与工作状况的显著改进，在企业中消除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其他因素。

《准则》特别强调了工会的权利，以及训练和教育。

尽管《准则》在工资、种族关系、训练、以及消除种族隔离等方面促进了非洲工人的社会状况，我们最近决定，根据1977年以来南非社会立法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准则》的条款。

欧洲共同体十国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将继续帮助整个国际社会，以坚决努力，争取在南非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消除一切种族压迫。

时间非常紧迫，因为南非政府遇事拖延，不让大多数南非公民参加自己国家的管理，和平变革的实现就将变得更加困难。

巴尼特先生（牙买加）：最近，我们结束了纪念联合国40周年的正式活动。1986年也将是联合国大会开始讨论南非种族主义问题的40周年。在这一年里，我们是否能够拆除种族隔离的制度？

在过去四个星期中，我们看到联合国的许多重大成就，特别强调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人权、基本自由、非殖民化即争取各国人民社会和经济进展等领域的成就。

我们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却依然存在。

在1985年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联合国秘书长指出，种族歧视是最危险的社会和政治毒药，不能允许它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他进一步指出，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这一特别极端的问题上，不愿即时采取纠正的措施已经造成一种危险而又充满暴力的局势。最近，安全理事会就这一局势发表了声明。秘书长表示希望，现在虽然已拖延太久，但仍可以采取步骤，建立接触，以避免最糟糕的局势发生。

我们应该知道，南非白人依然继承着二十世纪上半部及其随后时代中世界各地白人中普遍的种族意识。1905年左右，英国在南非被征服领土高级专员和总督米尔纳勋爵十分明确地表明

“白人与黑人政治平等是不可能的。白人必须统治，因为他比黑人高贵许多、许多。”

非殖民化的进程还没有完全摧毁这一意识。这也是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实行严厉措施抓到这一纸的部分原因。

种族隔离制度充满着种种种族优越的神话和其他更为严重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路易斯·博塔、简·斯马茨和詹姆斯·赫佐格是否在种族问题上缺乏明确的全面方针，然而，他们拼凑起来的政策有统一的目标：为白人提供廉价的黑人劳力，保证白人继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黑人的统治，这样白人所不需要的那一部分黑人劳力限制在保留地之中。

1945年，克龙简教授（南非人）写道：

“我们荷裔南非人所推行的种族政策必须保护种族和文化的差别。因为这符合上帝的意愿，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这在实际上也是合理的……种族隔离的政策执行的越坚决，我们血液的纯洁性就更有保障，我们纯洁的欧洲种族的生存就更为可靠……彻底的种族分离……是荷裔南非人种族隔离思想最完全的实施。”

这就是马伦、弗澳德、沃斯特、博塔及其之流所建立的一整套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

因此，尽管我们衷心地信赖秘书长所表达的希望，仍然，使我们感到忧虑的是，最坏的情况可能已经迫在眉睫。面对着世界对其种族隔离政策的大规模抵制和广泛的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国内的反对力量诉诸更加残酷的暴力和压迫手段。

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在过去14个月中，新闻报道指出，大约有760多人遭到屠杀，其中包括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数以千计的人被逮捕、拘留和囚禁，其中包括主要反对力量的领导人。随着一系列暴力指向越来越多的南非城镇居民，每天都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枪杀和屠杀事件。

在其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构面临着日益高涨的抨击的情况下，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残酷地和厚颜无耻地诬视国际社会的呼吁和要求。最突出地表现了南非当局这种冷酷态度的事情是，它漠然地拒绝了国际社会各领导人，包括秘书长和大会主席要求对被判处死刑的本杰明·莫洛伊塞减刑的呼吁。南非当局还无视要求它立即释放尼尔逊·曼德拉和其它反对势力领导人的呼吁，这些人被监禁的原因只是由于他们坚定地反对种族隔离。

今天，南非杰出的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发表了精彩的演说，使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我们热烈地欢迎他参加大会。他参加本届大会，使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图图主教现身说法地为下述事实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尽管他们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但是勇敢的自由战士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今天仍然是不可战胜的。

牙买加总理爱德华·西加阁下在大会纪念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特别指出：

“世界的共同良知长期以来已经表达了他们对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愤慨和厌恶。人们对于为那个国家遭受折磨的靈魂的自由所进行的大声疾呼并没有等闲视之。发展中国家和其它一些国家要求采取具体行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现在，几十年来在一种对口头的抨击显然无动于衷的制度的统治下遭受羞辱和压迫的南非黑人正在以他们自己的双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用自己的

身体和有些仅仅只有几岁孩子的身体不断冲击着种族隔离的堡垒。”

(A/40/PV. 34, P. 41)

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在国内加紧推行压迫制度，它还对本地区的邻国进行了武装的和无端的侵略。 仅在今年里，它就对博茨瓦纳进行了军事袭击，并且迄今为止还对安哥拉的领土进行了三次军事袭击，而后两次袭击是在1985年9月份连续发动的。

那么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是什么呢？ 尽管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了有限的和有选择的经济制裁，这是些令人感到鼓舞的迹象和有利于南非人民的做法，但是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对南非的侵略和不轨行为所作出的反应是过于优柔和暧昧的。 我们担心，正是由于缺乏决断的行动，才使得比勒陀利亚集团更加有恃无恐地继续对国际社会关于立即和全面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要求采取不妥协的态度。 此外，比勒陀利亚政权还顽固地抵制国际社会要求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在多数人统治和所有公民平等权利基础上的真正的民主政府体制的呼吁。

自从1985年开始以来，安全理事会大约举行了7次紧急会议以审议南非在该地区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 安理会每一次都通过了各种决议，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国内进行的压迫行动，并要求南非当局停止对于前线国家领土的无端入侵。

如果南非的形势确是如此的话，那么国际社会就确实需要采取更加紧迫的和有效的行动，以避免进一步发生流血事件和在该地区爆发公开的种族战火的可能性。

牙买加还指出，它坚决支持对南非采取强制性经济制裁，如果这些措施不够有效的话，那么则根据《宪章》第VII章的有关规定，对南非进行全面的制裁。

最近在拿骚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英联邦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一项对南非实行有

选择性的经济制裁措施的妥协性一揽子计划。英联邦各国领导人还给南非以明确的警告，如果南非当局还不采取富有意义的行动以停止目前的紧急状态，铲除种族隔离制度并在那个国家建立政治自由的话，那么在6个月结束时他们将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际社会采取更为密切的合作努力，以确保严格地实施所有的措施。除了实施经济制裁以外，牙买加还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在文化和体育方面对南非的抵制活动。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主席已经提出了他的报告，其中包括了公约草案的最后文本，他已在40届会议上将公约草案的最后文本提交给大会供批准。作为该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小组的报告员，牙买加负有编制公约草案的责任，它已积极地参加了该委员会工作。现在是整个大会就这一公约草案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大会批准这一公约草案将大大有助于对南非增施压力。

南非民族解放的痛苦进程目前已进入了最后阶段。从1960年的沙佩维尔到1976年索韦托，以及到1985年的十字路，南非民族解放的进程，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新阶段，大规模的抵抗运动日益扩展，实际上已经席卷了南非全国的每个城镇和村庄。作为人类的奇耻大辱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寿命不长了。

牙买加将继续保持自己坚定的和毫不动摇的立场，谴责这一罪恶制度，并支持彻底铲除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国际运动。

然而，我们认识到，铲除种族隔离这一行动本身将不会自然而然地意味着种族歧视行径的结束。最终地铲除这一令人诅咒的和无人道的制度将是一个重要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要误以为这样我们就能够理所当然地铲除了种族优越感的概念。

为了确保实现对于所有人类的人权和基本权利的普遍尊重——而不论其种族、肤色、血统或民族或种族——我们还需继续进行斗争。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今年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开始的。南非被压迫人民已经忍受了世界最反动的政府强加给他们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耻辱。他们正在进行坚决抵抗。甚至残暴地使用武装部队进行镇压也没有削弱他们的决心。南非的黑人群众正在向我们发出明确的信号：许多代表过去在大会所遇见的流血战争即将来临。迄今，主要是黑人在作出牺牲，他们在和平抗议时每天受到屠杀。他们的孩子，往往只有六岁，就遭到杀人狂似的警察从背后枪杀。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这种单方面无辜生命的丧失将无限地继续下去。

那些被逼到墙边的人肯定会反击。不久南非的白人也将开始丧失生命，并将大量丧失生命。也许那时联合国就可以采取唯一有效的措施，迅速结束种族隔离。我们是不是要等待着这场悲剧的发生呢？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已由报告员所陈述，这个委员会是联合国对南非局势的早期报警体系。他最近的报告要求人们注意南非的危机，这种危机如果不迅速和有效的制止的话，会导致一场许多代表所提到过的流血冲突。局势的事实本身很说明问题。

每天，新闻报道、个人证词、那些精神上再也无法忍受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医生的坦白叙述、以及电视报道使我们看到了活地狱的情景，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把南非变成了非白人的活地狱。国际社会再也不能容忍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的酷刑和国家恐怖主义罪恶行径。比勒陀尼亚的罪恶改革方案甚至使种族隔离政府的西方盟友也感到震惊。种族主义政权突然出动部队和警察镇压自己的人民，镇压南非的多数人民。它进行大量的大规模监禁、逮捕、屠杀、破坏甚至派出官方暗杀队。关于非白人、尤其是黑人的死亡报道在南非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些事实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他们进一步成为特别委员会动人报告的事实

依据。我国代表团赞扬特别委员会为维持国际社会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所做的努力，但我们必须强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国代表团认为，采取积极、有效和决定性行动的时候已经来临。在重申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时，还必须采取有利和有效的措施来制裁种族隔离南非政府。我们欢迎各个政府采取的行动，但我们必须提醒人们注意，大会早在第十三届会议上就宣布：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负有特别义务，来促进被压迫的南非人民和其他解放运动的事业，并促进那些被监禁、受限制、或被流放人们反对种族隔离所进行的斗争。”

正是本着上述精神，我国代表团坚决建议，联合国重申自己的决心，加强重视和运用国际协调努力，密切配合非洲统一组织的行动，迅速结束种族隔离。

因此我们坚决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和作出的建议。我们同意委员会1986年的工作计划，因为我们相信，这将不仅有助于维护当前国际反对种族隔离的势头，还将使国际社会能够动员和加强反对比勒陀尼亚政权的斗争。尼日利亚政府将积极支持和维护特别委员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将继续提供直接的政治、外交、物质和道德援助，支持那些反对这一非人道的制度的人们所进行的斗争。

联合国通过安全理事会第417(1977)号决议，规定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不幸的是，有大量的报道透露，武器禁运受到西方国家的某些跨国公司和个人肆意阻挠。这些公司和个人必须认识到，他们寻求高利润增加了死亡人数，增加了南非的葬礼。这一公司以及他们国家的政府必须认识到，他们无视安全理事会第417(1977)号决议所出售的武器数量与南非人的流血牺牲直接有关，和南非恐怖主义政权的特务屠杀人民的行为直接有关。尼日利亚代表团谨强调指

出，必须实行全面的禁运，禁止向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出售或出口任何类型的武器或者从那个政权购买武器。同样，石油禁运也应得到有效和认真的实施和监督。

石油对南非的经济生存至关重要。南非比勒陀尼亚政权甚至作出换油安排，甚至编造油船行动的情报，这足以说明石油对他们的重要性。我们希望，石油禁运将得到加强，漏洞将被堵塞。

人们应该记得，大会在1980年通过的决议中要求，只要种族隔离仍在南非继续就必须对南非实行文化和体育抵制。我国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关于起草反对种族隔离国际体育公约的特别委员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向大会提交了公约草案。我们将支持通过这项公约草案，并敦促所有会员国都同意通过这一草案。我们还呼吁所有会员国迅速签署和批准这一公约，因为我们认为，公约将大大推动独立南非政权的行动。

反对种族主义南非的所有这些行动的有效性自然会配合对南非进行全面和强制性的经济制裁。我并不打算抨击某些西方国家所表示的虚伪立场，它们声辩，这种制裁是行不通的，并将只会更加损害南非黑人的利益，并损害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的利益。

我们已在许多场合表明了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还应当不断重复我们的立场。我国代表团认为：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制裁可以是有效的；南非——一个具有很高的外国投资百分比的附属性经济可以受到经济制裁的破坏；人们认为前线国家和其他邻国可能由于制裁而受到损失，但是它们已经集体地并分别地表明它们愿意承受由于旨在消灭种族隔离制度而实行的制裁所造成的任何不利影响；由于南非经济的资本化水平非常高、在市场经济中当地大多数人所占的比例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它们由于制裁所受到的损失决不会比目前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所承受的痛苦和束缚更大。在任何情况下，愿意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牺牲生命的人是不会由于眼前的挫折而感到烦恼的。

因此，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南非被压迫的人民为消除这种不人道的和堕落的政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并承受任何痛苦。我们认为，那些以所谓制裁将会损害南非黑人或邻国为借口而反对制裁的人是不诚实的。他们应该公开地阐明他们真正的理由、即对他们的投资的考虑。他们应该公开承认追求利润的动机比他们对南非人的生命的、不要说人权的关切更强。但是，他们应该停止指责别人以便在意识形态方面得分。

我国代表团呼吁大会请求安理会再一次为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的经济制裁召开紧急会议。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和联合国在目前能为南非人民的坚决的斗争所作出的最大的贡献。

自从大会最后一次审议这个项目以来，在南非内外都爆发了共同的和持续不断的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公开反对。在南非内部，非白人、特别是黑人越来越表现出它们对整个制度和所谓的改革——博塔以为这样可以在这种非人道的制度上换上一个人的面孔——的憎恨。所谓的宪法改革——宪法改革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建立的不同的心愿、但是却排除了黑人参加选举——受到了所有人的谴责。南非非白种人已经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这种欺骗性的做法。这种必然产生的和平抗议反映了博塔先生——冒充改革者的狂暴的种族主义者——的真正本质。他派遣了武装警察和士兵镇压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强制实行紧急状态法并对武装匪徒发放无限制的每天进行残酷屠杀的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去年大约有8百人，男人和女人以及儿童被屠杀。由于新闻报道了这些残暴行为，博塔政权感到极为尴尬，因此博塔对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进行了镇压。当然，它不可能永远隐瞒真实情况，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正向他未能压制南非人民对自由的要求一样。

去年，外界对种族隔离的反对已经在许多国家得到加强。男人和妇女、黑人和白人都表现出它们对种族隔离制度不人道的注意，并且对它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停止与比勒陀利亚政权合作。这些压力中最大的成就是在美国——在这里反投

资和经济抵制的运动一直是持续不断的。我国代表团希望建设性的接触——所谓建设性接触到目前仍未取得成果、除了南非政权之外——应当让位于加速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建设性合作。

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对许多国家的政府，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政府所采取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坚定立场感到安慰。很明显，前面的道路仍然很长，但是我们希望那些仍然对博塔的理性充满信心的政府改变主意——例如常任理事国的政府阻止安理会实行压制这种没有代表性的政权的制裁。

在这一方面，我只能从上个星期在这个论坛上所作的发言中引证一段。10月23日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在人权问题上说到：

“只有一个国家将肤色作为制度化的不平等和压迫的标志。只有南非通过这种凶残的分类法在其社会内决定个人和集团的基本人权。这种对于公正和尊严的制度化的蔑视是对国际道德标准的亵渎。”(A/40/Pv. 47, P. 25)

第二天，美国总统里根说到：

“从现在起到40年之后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回答：自由的人。可以得到自由并坚定地认为自由并不是被选择的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上帝的孩子们的普遍的权利。”(A/40/Pv. 48, P. 3)。

我们在南非有义务使普遍尊重人权的崇高的理想变为现实；在南非毫无疑问，生活着上帝的一些孩子——尽管他们不是白人。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这一点：南非人民今天所进行的斗争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场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国际意义。解放南非将不仅使世界摆脱种族隔离制度的残暴、而且将使纳米比亚人民——联合国对纳米比亚具有特别的责任——获得自决和独立。此外，它还将使邻国巩固它们经过千辛万苦获得的独立并建立它们自己的民族经济——这些经常受到种族隔离政权的破坏。消除种族隔离制度

将摆脱对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威胁。 种族隔离制度是非洲地区性不安定的最大的原因。 美国和所有成员国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废除这种不公正的政策。 尼日利亚将一如既往对国际社会的努力给予全面支持。

下午5点30分散会。